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 depicting a scholar in a study. The scholar, wearing a white robe and a black cap, is seated at a wooden desk, writing with a brush. The desk is covered with a blue cloth and holds a scroll and a brush.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gnarled tree and a bamboo fence. The overall style is classical and sere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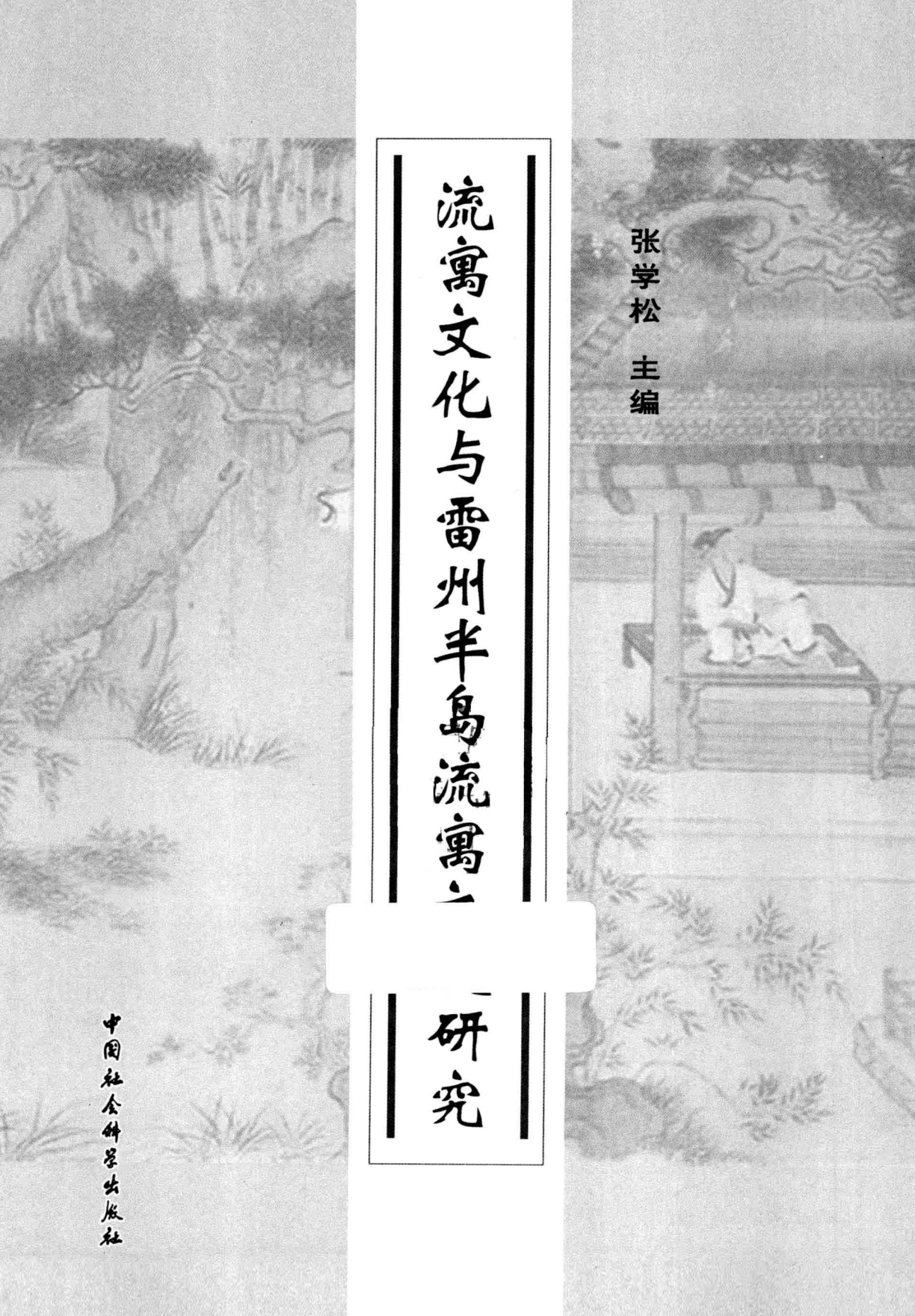
张学松 主编

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

人研究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 depicting a scholar in a study. The scholar, wearing a white robe and a black cap, is seated at a wooden desk, writing with a brush. The desk is covered with a blue cloth and holds a scroll and a brush.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gnarled tree and a bamboo fence. The overall style is classical and seren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学松 主编

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之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张学松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61 - 2187 - 0

I. ①流…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研究—雷州半岛
IV. ①K29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461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75
插 页 2
字 数 452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副 编	主 编 委	张学松	蔡平		
		邓建	(按音译排列)		
		蔡平	陈才智	陈君	陈尚君
		陈雅丽	邓建	范子烨	胡晓明
		蒋寅	刘刚	刘岚	刘宁
		刘强	刘清泉	刘世杰	刘远萍
		彭洁莹	施志咏	王德华	王小岩
		吴凯	许继起	张蜀蕙	张学松
		张一南	赵永建	郑志强	

序

回顾近二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趋向日益凸显起来。举凡文学与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科举、地域、性别、家族、出版等关系的研究，蔚然成风。其中，地域又是尤为学界关注的视角，与区域文学史或地方文化研究相关的地域文学研究，涌现一批值得重视的成果。

由于我国山川广袤，国土辽阔，不同地域的风土特征和民俗文化千差万别，在历史上的开发和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于是形成区域文学各自的乡土特色和相互交流中文化势能的落差。迄今为止的地域文学研究，较多地着眼于区域性特征的发掘，而很少关注不同区域文学的比较乃至相互间特定的影响关系。究其原因，是在于对地域概念的理解较为机械，往往执著于籍贯，而忽视了文学家的流动。这使地域文学研究仅立足于作家占籍的考察，而未将作家的迁徙问题收入视野。

迁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自古以来，除了元嘉、天宝、靖康三次历史性的群体迁徙外，个人性的迁徙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游宦，一是贬谪，古人总名之为流寓。有关贬谪文学的研究，以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为代表，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而此外与流寓相关的文学研究，相对还较薄弱，甚至对流寓概念的理解也存在不一致的看法。

流寓即侨居于籍贯以外的地方，这应该是没什么歧义的。今人的论著或径将流寓等同于贬谪，让人难以苟同。“流寓”一词最早见于何书，不太清楚。宋代方志中已列有“流寓”一门，专收外籍寓居本地的人物；后代方志中尚有寓贤、流寓、侨寓、游寓、寓公（董斯张《吴兴备志》）等不同说法，都不限于贬谪人物。足见流寓只是个中性的词，包含了贬谪的迁徙在内；所谓流寓文学，也就是侨居异乡者所创作的文学。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学的大部分，广义上就是流

寓文学。

中国古代惯例，仕宦回避本籍，士大夫长年游宦异乡，流寓可以说是生活的常态，直到告老归田，其文学创作大体与籍贯无关。今天研究地域文学，以籍贯为依据来考察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只不过是理论上假设籍贯与作家的文化教养、童年经历有关，或者说籍贯联系着作家的地域文化认同及对文学小传统的接受罢了。但这终究是不确定的、可质疑的、需要证实的，而流寓则是更真实的人地关系，流寓文学绝对是在地的文学，真实地联系着特定的自然风土及其所孕育的人文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流寓文学应该是地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应该是地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者们不一定都同意这么说，但笔者认为这值得思索，具体理由笔者的论文中已略加陈述。

由于大量的流寓文学实质上没有被当作在地文学来认识，也就没有被从流寓的角度来研究。从屈原、王粲、谢朓、庾信到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再到郝敬、王士禛、袁枚、黄遵宪、梁启超，谁没有流寓的经历？改变惯常的思维，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多年来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文学一个多么重要的特征！为此，两年前笔者与张学松先生晤谈，获知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设有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并在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感到他们已走在学界前面，敏锐地抓住了古代文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与学松先生商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与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于2012年4月21—22日召开了“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规模虽不是很大，但开得非常成功。来自内地和港台的6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50多位学者宣读了论文。经会议交流和讨论，作者续加修订，最终形成了这部专题论文集。所收28篇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流寓文化的理论思考、流寓文人和文学研究、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三个方面。由于流寓文学毕竟是较新的研究视角，学术积累尚不丰厚，这部论文集无论就专门性或学术深度而言，都还只是初步的探索。但这粗浅的探索已是个良好的开端，更深入的高水平的研究，有待于学界共同努力。相信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学者们也会取得更丰富的成果。

为筹备这次会议，广东海洋大学何真校长、刘卫国书记给予了大力的

支持，文学院张学松院长和许多师生更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一并深致谢忱。

蒋 寅

2012年7月13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目 录

序	蒋 寅(1)
---------	--------

流寓文化理论及流寓文学研究

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

——中国古代流寓文学刍论	蒋 寅(3)
--------------------	--------

中心与边缘

——中国古代流寓现象透视	蔡 平(15)
--------------------	---------

从比喻模式看流寓经历对诗人成长的作用	张一南(27)
--------------------------	---------

唐宋文人南贬经验研究叙论	张蜀蕙(45)
--------------------	---------

《诗经》中的“黄鸟”意象与流寓群体	郑志强(67)
-------------------------	---------

王褒、庾信等文人的入关与南朝文学在北朝的移植	陈 君(87)
------------------------------	---------

论魏晋南朝清商乐类的流变	许继起(105)
--------------------	----------

流寓与死亡

——卫玠之死的三种解读	刘 强(132)
-------------------	----------

柳宗元贬谪中深入接受屈骚传统之原因再探	刘 宁(150)
---------------------------	----------

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

“悠然望南山”:一句陶诗文本的证据链	范子烨(163)
--------------------------	----------

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	张学松 彭洁莹(178)
-----------------	--------------

略论苏东坡流寓雷州诗文的思想情感	张学松 彭洁莹(198)
------------------------	--------------

苏辙流寓雷州心态探析	彭洁莹 张学松(209)
------------------	--------------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雷州苏轼符号诠释 刘清泉(225)

平生生死梦 三者无劣优

——苏轼海南诗中的人生体验 施志咏(233)

寇准被贬雷州行迹考述 刘 岚(244)

秦观《青门饮》、《无题二首》作于雷州考辨 陈雅丽(258)

汤显祖贬谪徐闻与诗文、戏曲创作 王小岩(266)

榕树依依 贵生情长

——汤显祖徐闻谪展记 吴 凯(280)

解缙《题特呈山温通阁》考释 赵永建 张学松(285)

雷州推官欧阳保论考 刘世杰(292)

其他区域流寓文人研究

屈原放逐汉北陵阳研究述论 王德华(303)

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 陈尚君(323)

白乐天流寓江州的流响

——以琵琶亭诗为中心 陈才智(349)

阳山的地理文化与韩愈的险怪诗风 刘远萍(368)

南宋文人刘震孙生平考索 邓 建(381)

有关苗君稷几个基本问题的考证 刘 刚(391)

海滨流人的招魂文学 胡晓明(405)

流寓文化理论及流寓 文学研究



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

——中国古代流寓文学刍论

蒋 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

近十年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将文学视为发生在一定空间场域中的现象，成为考察文学问题的一个新视角。但在不同场合，无论是从学者的论辩还是学生的提问中，笔者都感觉到，在越来越热的地域文学研究中隐伏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人与地域的关系。这无疑是经常令研究者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作家的籍贯与出生地不符，他们童年成长的经历也与籍贯无关，而成年后的生活场域又与籍贯相疏离——官人任职必须回避桑梓，游幕课馆又往往远走他乡，行商贸易则处在更经常性的流动中，与任何地域都没有稳定的关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根据一个人的籍贯来谈论其地域性呢，还是根据他的生活经历来谈论地域性呢？周亮工籍贯河南祥符，但生于金陵歿于金陵；余怀是福建莆田人，可他也同样生长在金陵，久居于此，晚年终老于苏州。这两位先贤与金陵的关系，远比笔者这样的籍贯为南京而实际只在此负笈三年的人更为真实和长久。

但这么说绝不意味着籍贯对人没有意义。籍贯和郡望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符号，它们联系着一种文化认同，一种文化血统上的归属感。一个地方与我们没有关系，在我们的意识中就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当我们知道它是本籍所出、祖先所居，就会格外关注它，并自觉地追索自己与它的关系。长久以来，桐城对于笔者只是一个与古文有关的地名，但自从听父亲讲述家世渊源，知道祖上原是桐城人，在太平天国战乱时避地来安，最后定居金陵，桐城在笔者心中的意义不觉就发生了变化，车经桐城时内心

涌起异样的亲切感。从此桐城的文化也更为笔者关注，感觉到自己与它有一种联系。类似的体验，会激发相应的对地域文化或文学传统的认同，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接受和判断。人与籍贯的这种文化联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小传统”的态度和取舍，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

但尽管如此，人与籍贯的关系仍不如与实际生活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当人们因战争、仕宦或经商等各种原因迁徙异乡，而并不变更籍贯时，人与异乡的实际关系当然就会远深于本籍。历来习惯将这种离开本籍的生活经历称作“流寓”。相对于籍贯而言，流寓意味着人与地域的一种更为真实的关系，它是人与地域的实际接触，绝不存在有名无实的状况。不过，在安土重迁的传统农耕社会，故里作为父母之邦，祖茔所在，还是牵连着人们的心理归属感，“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这就使流寓的经历往往带来复杂的感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流寓的意识起码结出两种不同的文学果实：一种表现人与地域的隔阂感，一种好奇地咏歌异地的风物民情。

二

人离开乡土流寓异地，难免会有不能融入当地生活的隔阂感。尤其是当这流寓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时，这种感觉会愈加强烈。清代诗人张问陶《流寓一首寄亥白兄寿门弟》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诗写道：“流寓真无奈，思乡昼掩关。秋花红有泪，邻树即青山。道险家难并，诗悲字屡删。雄心夜夜冷，身世忍萧闲。”因为无可奈何的原因流寓异乡，诗人格外地感觉孤独。“昼掩关”的自我封闭状态，强烈地暗示出难以融入客乡生活的疏离状态。美好的自然景物成为惹愁引恨的对象，同时成为乡情的寄托。而诗歌写作和用世之志，也都因这流寓生活的不适体验而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并不是一个新起的文学现象，但迄今的古典文学研究很少触及它。

在古典文学中，这种感觉最初的表现似乎是王粲著名的《登楼赋》。虽然《文选》卷十一将此赋收入“游览”类，但其中主要表现的正是流寓的不适感：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王粲（177—217）是山阳郡高平人，挟不世之才，投在刘表幕下，却不被重用，流寓荆州十五年。建安九年（205）秋，他登上麦城（在今湖北当阳东南）城楼，感慨系之，写下这篇脍炙人口的小赋。全文清楚地分为三段。上引第一段文字，在略铺陈荆州风土之美后，笔调一转，发出“虽信美而非吾土”的感喟。后面的两段，先引用历史人物的故事，以见怀土之情乃古今人心所同，无论穷通皆所不免，反衬自己因战乱不得归去的悲哀。本来，如果在此能施展抱负、获得友谊，荆州倒也并非不可居处。但第三段马上就点明，在这里根本看不到前途，所以内心满是“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的忧虑，唯恐蹉跎岁月；更兼凭栏四顾，无可与语，这无法诉说的孤独使他在荆州的岁月成为充满焦虑和绝望的经历。

《文选》的广泛传播，使王粲登楼与“信美而非吾土”的感叹联系起来，成为表现流寓情怀专用的典故，而其意指尤侧重于寄托怀才不遇的抑郁感伤。在南朝已见的一例是阴铿的《和侯司空登楼望乡诗》：

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寒田获里静，野日烧中昏。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

这是作者在陈朝和侯安都之作，诗开篇“怀土”二字即用王粲《登楼赋》“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暗示了两者的互文关系。末联“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直接点明“信美而非吾土”之意，吐露了由梁入陈后心理上无根的漂泊感。这正是人与地域相隔阂的典型表现。到唐代，杜甫《春日江村》其五在王粲登楼的典故之外，又引入贾谊故事，用交替分写的笔法，抒发自己对怀乡和宫禁的眷怀：

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异时怀二子，春日复含情。

方回《瀛奎律髓》卷十选此诗，评曰：“此五诗成都草堂作，依严武为工部参谋时也。末篇引王粲登楼、贾谊前席事，盖谓信美而非吾土，如依刘表而非其心，犹有意贾生之召也。故他日诗曰：‘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①

^① 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24页。

所说相当中肯。此外，脍炙人口的李商隐《安定城楼》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鸱雏竟未休。

开成三年（838），二十六岁的李商隐应博学宏辞科试落第重回泾州，登上安定（今甘肃泾川）城楼，在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忧讥畏谗的愤慨中写下此诗。因为诗题已点明城楼，诗中没再用“登楼”而用了“远游”二字，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虚”、“更”二字愈益强调了怀才不遇和无可奈何之感，赢得后世无数才人的共鸣。

千载之后，一心追慕义山的黄景仁同样遭际怀才不遇的命运，累试不售，寄迹幕府。同样的经历和体验，让他对王粲登楼的典故及其在后来诗歌中积淀的丰富蕴涵深有体会，一再用以比拟自身的遭际。《夜坐怀维衍桐巢》一诗写道：

剑白灯青夕馆幽，深杯细倒月孤流。看花如雾非关夜，听树当风只欲秋。吴下酒徒犹骂座，秦川公子尚登楼。天涯几辈同飘泊，起看晨星黯未收。

这里的登楼与《寄王东田丈》的“忧来更上仲宣楼，一剑期将知己愁”一样，纯粹是用典，不具有写实的意义。《合肥城楼》的“登楼此日容清啸，词客淮南鬓已斑”，虽然是写实，也并未铺陈登楼所见，而着力抒写的是未老先衰的失意心态。最典型的是《春日楼望》一诗：

一碧招魂水涨津，远山浓抹雾如尘。忽风忽雨春愁客，乍暖乍寒天病人。芳草远黏孤骑没，绿杨低罩几家贫。天涯飞絮归何处？不到登楼也怆神。

这虽是一首纪实之作，但登楼已与典故融而为一，而且是反其意出之，说不必登楼即已怆神。这说明登楼的典故，在他完全是用来表现人与地域不

相融的隔阂之感，即便是很好的地方也不值得逗留，更何况一般的所在？因此，当人对地域没有亲和感时，地域的个性和风物之美实际上都是被忽略的，或者像黄仲则这首《春日登楼》的处理方式，仅予以负面的描绘。唯独“登楼”成为诗意的焦点，至于登的是什么楼、何处的楼，诗中非但不作说明，甚至故意忽略它们。在这类诗作中，登楼已纯粹是心态的象征，诗的类型也从王灿《登楼赋》的游览转变为言情。后世作者为回避流于俗套的象征用法，有时不得不选择直用典故的笔法。如张问陶18岁所作《汉上暮春》写道：“鱼苗初出水，十里浪花圆。客有《登楼赋》，家无负郭田。雨来迎社日，春到浴蚕天。信美非吾土，岷峨落照边。”在这里，“客有《登楼赋》”直用典故，明显出于回避已在流寓诗歌中被主题化了的陈熟意象的意识。至于传统的流贬心态及其文学表现，如柳宗元之于柳州、白居易之于江州、韩愈之于潮州，已有尚永亮等研究流贬文学的专家做了很好的研究，兹不赘述。

三

失意的处境固然很难让人对地域产生认同，但春风得意之时，兼置身于山水名区、繁华都会，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即便处于失意状态，只要心理能够调适，用超脱的态度应物，同样也能与地域相融，如谢朓之于宣城、白居易之于杭州、苏东坡之于黄州，都是历史上人们熟知的例子。“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韩愈《桃源图》），“他年谁作地輿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两诗道出了其间情感转变的常态。而从文学的角度说，这种流寓的经历往往会产生歌咏风土民情的名作。

在唐诗中，歌咏扬州最著名的篇章，除了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送孟浩然之广陵》），和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忆扬州》）之外，就数杜牧的一系列诗篇。《赠别二首》其一写道：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又《遣怀》写道：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是杜牧在牛僧孺淮南节度使幕中掌书记时作，他笔下的扬州绝对是个春风得意的地方，没有任何不适感。虽然他在牛僧孺幕中也未被重用，未能发挥他的文韬武略，但得到牛僧孺庇护的狎邪经历部分补偿了他在政治上的失望，风光旖旎的扬州终究没有让他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倒给他一种类似《闲题》所述的心情：

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黄金一朵花。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

在他离开多年后，扬州仍是梦魂萦绕的风月之都。寄旧日同僚的《寄扬州韩绰判官》少不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调侃。或许扬州太宜居，任谁也很难有“虽信美而非吾土”的感觉，暂寓此地的人，不仅会像徐凝那样长怀美好的回忆，甚至还会像张祜那样抱有“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纵游淮南》）的遐想。

“人生只合扬州死”后来传为名句，屡被模仿，演成习套。元代蒋正子《山房随笔》载：

金国南迁后，国浸弱不支，又迁睢阳。某后不肯播迁，宁死于汴。元遗山曰：“桃李深宫二十年，更将颜色向谁怜。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边好墓田。”^①

明初戴表元《湖州二首》则云“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翻死为生，但意思还是一样。清代画家黄慎原是福建宁化人，长年侨寓扬州，有《维扬竹枝词》云：“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杨春气薰。自摘园花闲打扮，池边绿映水红裙。”这类诗句传诵人口，变成一个地方的铭牌，人们还没到过那些地方，却早已耳熟能详。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五“诗地相肖”一则云：

^①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718页。